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三十一回 隱士廬中逢舊隱 仙人島上遇真仙

從來海上所最著者，莫若三山。方丈、蓬壺，有其名矣；瓊樓閭苑，有其居矣；三星九老，有其人矣；碧藕火棗，食者有物；玉液瓊漿，飲者有酒。亦若可信。然雲至其境，輒有風引之而去。似這樣可望而不可即者，殊難臆斷。況竭秦皇、漢武帝王之財力；窮徐福方士等百般之技能，徒托子虛。毫無實據。這地方也算終古無人到了。他若夜叉島的怪誕，閻浮界的鬼譎，足警愚頑，每為理學所嗤。世所豔稱的，惟文若虛遇鼉殼這件事。

文若虛名子實，福建人。幼年所謀，皆不遂意。生來伶俐，言語恂諧，得朋友的歡心。那年有些走海的，約他做會騙海的生意。一若虛身邊剩得一個洋錢，一時高興，買了一隻洞庭紅福橘，有三百餘顆。隨眾越海，到了一國。眾人各去鬻貨，他把這隻福橘拿在船頭，紅光燦爛。那國從未見過，知是吃的，大家爭著要買。一個洋錢一個，福橘須臾賣完。若虛總算得夠三百二十餘個洋錢，心中大喜。

把洋錢給水手兩個，餘皆取起。自為此番出海，頗屬順利，沽了一壺，獨酌得意。

過了半月，眾人齊貨登舟，仍回閩地。不期被風吹至一荒島，泊了船，守風不敢動。文若虛又一時高興，上岸閒逛。在島內荒草中遇著個大龜殼，用搭包扯上船來。眾人見了，皆為笑具，若虛亦不介懷。後來風轉船開，到了閩省。波斯店中，遇著碧眼西洋人瑪哈利，認出此係鼉龍退殼。遂節有月明寶珠。用價五萬兩買去。

若虛遂成富翁，在閩做了大賈。

但此亦千百個泛海的一件奇聞，若數見也不鮮了。否則鼉齋之遇，龍媒之緣，《聊齋志異》蒲先生所撰述，而耳食者流，往往疑之。轉不如三十六洞天，七十二福地，出在中國者，屢齒所及，似可徵信。然世人所親到，亦指不多屈。幾若海上三山，動傳疑似，太史公云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。」良有以也。

元和五年，唐給事張惟則，出使新羅，歸於海上。泊舟島間，忽聞雞犬鳴吠，似有煙火。遂乘月閒步，約一二里，則見花木台殿，金戶銀闕。中有數公子，戴章甫冠，披紫霞衣，吟嘯自若。惟則知其異，遂請謁。公子見之曰：「汝從何來？」

惟則具言其故，公子曰：「唐皇帝乃吾友也。」命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，置之寶函，謂惟則曰：「致意皇帝。」惟則攜之還舟中。回顧舊路，悉無蹤跡。金龜印長五寸，面方一寸八分。上負金鈕，其篆曰：「鳳芝龍木，受福無疆。」惟則還京師，即以其事上聞。上曰：「朕前生豈非仙乎？」因命緘以紫泥玉鑲，藏諸內府。據此，則海島仙居，非必盡屬子虛。洞曰桃花，再難問渡耳。

卻說賈茂帶著通事諸人下得船來，在島中走了一會。到一峰頭，停步四望。

風波瀾淼，煙霧蒼茫，飄然隻身寄於海表。賈茂是過來人，生死夢幻，等視齊觀。

然桑田滄海，在神仙亦留許多感慨。賈茂觸境移情，不禁臨風長嘯。忽然那煙樹叢中，亦有嘯聲，幾若鸞鳳。賈茂諸人大驚，遂攀岸附壁，尋到其處。轉了一峰；卻山明水秀，別有一天。洞口瑤草琪花，迥非凡境。長松樹下，倚著一老者，高吟道：「此身若寄真蟻蟻，放眼寧無天地寬。」

不信詩書多糟粕，轉疑世味別辛酸。『賈茂聽得，此詩係小時所做。便不待其吟完，走進前，舉手作禮道：「先生請了。」那人見了賈茂，亦舉手道：「貴人何來？」賈茂細看此人，頭帶黃冠，足穿草履；身披野服，不染一毫塵氣。便重作一揖道：「老先生失敬了。」

適才所吟，可是尊制嗎？「那人也還禮道：」非敝做也，偶有觸耳。

倘不嫌山野，可於長鬆片石上閒談一談否？「賈茂大喜道：」固所願也。

「跟來眾人，賈茂吩咐站遠些，」我與這位高士要靜坐說話，你們不必催迫。

「便相約並坐於長鬆之下。」

賈茂道：「海外乍逢，三生有幸。老先生尊姓芳名？並仙鄉何處？均望賜教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老夫年逾古稀，山中且不記甲子，何論姓氏。壯歲曾紆紫拖金，浮沉宦海。嗣於急流渡口，勇退津邊。蒙吾師當頭一棒，沃雪紅爐，遂自謝卻蝸名，賣卜塵市。又蒙吾師慈誨，偕居此島。友鶴侶鷗，頓忘身世。覺葛稚川勾漏丹砂，猶屬皮毛色相。老夫觀貴人氣色，不惟海面風波遇險為安，即在異邦館驛逢凶化吉，皆賴帶來至寶，屢著靈奇。但貴人亦知此寶出處來歷否？」

賈茂聽了，站起重作禮道：「老先生未卜預知，我學生受教多矣。此寶原委實不能明，仍望指示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昔女媧氏煉五色石，以補天用。剩一塊，天已補足，便棄於大荒山下青埂峰前。

這片石遂經乾坤鼓鑄，受日月精華，脫卻頑皮，變為美質。自恨補天見棄，嘗欲晚蓋勝前輝，便在山中發出光燄。遇著渺渺真人、茫茫大士，攜游塵世，誕生閻閻，席茲華瑤味卻前因，也曾療病祛邪，避害趨吉。然溫柔鄉里，徒結不解之緣；脂粉叢中，僅種無情之玉。渺渺真人、茫茫大士悔而憐之，仍攜歸於大荒山下青埂峰前，還其本然，幾無聲臭。無如上帝愛才特甚，旌善無遺。轉敕通靈再履塵界。雖高爵顯官，不足以增其聲價。然非朝廷，莫著棟樑之選，非享會奚昭特達之材。你看此玉這番奉命重來，溫潤縝密，孚尹珪璋。較前次之鈍若不靈、黯然而無色的，迥不相似。乃用舍雖殊，行藏無異。自慧眼視之，原無彼此輕軒，沉靜極復動，動極復靜。誠顯兩儀之妙，亦靜而無靜，動而無動。雖體太極之原。貴人試想一想，水是什麼？冰是什麼？可急道來。「賈茂聽了此席話，心內豁然。便應聲道：」水是未成的冰，冰是已成的水。用異體同。我學生蒙賜教了。」

那老者又道：「都中有老夫一舊識，托寄一信。不知貴人可肯轉致？」賈茂道：「這事甚易。只要注明居址，便不致誤。」那老者遂在袖中取出一封書來，簽上寫著：「孝先大人福啟」，遂說道：「此信只呈在令祖前，便能著人送去。」

賈茂接了，才要看那書皮之字，忽見茅廬前來一童子，提著茶壺，盤托兩個茶鍾，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西土山人著送茶來與這位相公吃，並說要會一會哩。」

那老者大喜，道：「吾師也有前緣嗎？貴人可到敝洞一遊，與吾師一會，何如？」

賈茂知此老者不是凡人，聽說其師，更自欣然欲往。便喝了一鍾茶，叫包勇來，說與眾人，在此長鬆下候著。帶了包勇，把字交與他，便同這老者向洞口來。

走過茅廬，就是洞門。只見立著一塊石，鐫六個大字：「仙人島山人洞。」

賈茂悚然起敬，未到門前，早見一簪冠老者，鶴髮童顏，迎門相候。賈茂上前，敬打一躬。說道：「弟子何緣，得與仙師相遇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有緣的很哩。且不是一世之緣。請進洞來一談。」賈茂進得洞中，卻是天生石屋，石桌一張，石床數座。此外別無長物。賈茂到了此地，頓忘人爵，便執弟子之禮相見。那老者連忙拉住，說是：「當不起，請坐。」賈茂便在客位坐了。那童子用鐵椎在石壁上紮了一下，進出一股清泉。那童子用茶杯接住，流了一鍾，送到賈茂跟前。又接兩鍾，送與二位老者。那賈茂接了這鍾水，謝了老者，便喝了一口，徹骨清涼，塵襟頓滌。遂將這鍾水全行飲乾。那老者大贊道：「真仙骨！真仙骨！」便下床來施禮，賈茂連忙回敬。

只見前所遇的老者，向後遇者說道：「吾師可知通靈玉又來塵世嗎？」這老者道：「有何不知！毋論寂喧，只要完其太璞為是。卞和之璧，因秦璽而始貴，雖累代帝王寶之，然五帝三王，又何嘗以此璽而隆千古？這荆山之璞，經此番篆刻，轉不若不遇卞

和，猶得自保其天籟，而山輝之為愈也。通靈玉既奉帝命而來，若不標奇顯異，為國家柱石，發其光華，則前一番徒托空言，毫無實用。何能使瑤瑜增榮，瑛珠減價？況付此玉者更屬累劫修來，更非我輩地上山人可比。只據此笑飲先天瓊液，便見根器不同流輩。汝何得以浮詞瑣瑣，掛漏一，為識者所笑。」

二人說的話，賈茂卻聽不能解。默默聽之，不敢率爾陳詞。

那後遇老者忽然問道：「海上風波，與世上的風波孰險？請為道破。」賈茂偶觸其幼時的詩來，便答道：「年光過隙徵駒速，塵海操舟獨棹難。」老者連連點頭，道：「果然悟了。」賈茂進前，叩請老者姓字。那老者道：「我有一物，煩致都內一友。便不問而知了。」賈茂道：「貴友為誰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昔日征服海寇封侯的周爺，可認的麼？」賈茂道：「那是弟子的至親，怎麼不認得！」

那老者便也從袖內取出一包物事來，是個小小包兒，上寫著「周侯爺啟」。

賈茂接了，揣在懷內，又問道：「此島何名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此名仙人島，其實沒仙。只據古傳兩個仙人島看來，便可見得。」賈茂道：「願聞其概。」那老者道：「處土元藏幾，隋時官奉信郎，為過海使判官，遇風，同濟者皆不救，獨藏幾為截桅所載。達滄浪洲，有島名仙人島，其洲人多衣縫掖衣，戴遠遊冠。

與之談中華事，則歷歷如在日前。問所從來，乃出葛蒲酒、桃花酒飲之，神氣清爽。島中花木，常如二三月，土宜五穀，人多不老。未遇仙也。

後藏幾歸，載二鳥，大小類黃鸝，每翔騫碧空，藏幾呼之則至。

本滄浪洲物，能傳人語。或謂之傳信鳥。此一仙人島也。長山劉鴻訓，同武弁使朝鮮，聞安期島號仙人島，欲往游之。國中臣庶僉謂不可，令待小張。蓋此島不與世通，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至。彼以為可，則一航可到。否則颶風覆舟，終不能至。劉必欲往，國王召小張問之，張曰：「可。『遂命舟導劉俱往。水程不知遠近，但覺微風習習，如駕雲霧。不數日已抵其島。時方嚴寒，既至，則氣溫煦，山花遍岩谷。導入洞府；見三叟跌坐，亦如常人。中坐者起而迎客坐，移時，問以休咎。叟曰：『世外人歲月不知，何解人事？』問以卻老術，曰：『此亦非富貴人所能為。』劉無辭。小張仍送之歸。此一仙人島也，又不聞其有仙。

我與此老，特世外散人耳。若以仙者視之，則舛矣！」

賈茂道：「白龍魚服，露則非真。這也怪仙師不得。但弟子相遇有緣，寧無一言教弟子嗎？」那老者便高吟道：木有本兮水有泉，摘來塵世且隨緣。

而今打破盤中謎，月朗雲開別有天。

「君果所證，我輩再劫尚不能到，難道便忘了？」賈茂聽畢，恍然有省。遂說道：「弟子不昧往因，謹受教。」

剛說完，忽一童子報導：「三山的海屋出現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此為南極呈祥。我輩生居海上，千載難逢。福星所照，叨光多矣！不可不去瞻仰。」便起身，邀賈茂同出洞來。只見這半壁瑞靄浮空，祥煙罩水，從瓊樓玉苑中現出島嶼，丹翠參差，雲霞縹緲。

一座海屋高插天半。無數白鶴，銜著仙籌，上下盤旋，飛鳴不已。那二位老者看了，便伏地向海屋作禮。賈茂亦隨之叩謁。一陣風過，忽然不見。島嶼全消，惟餘海連天碧。那老者站起來，向賈茂道：「海屋出現，風浪皆平。試看海面，仍是前番洶湧嗎？」

說著，有二童子，一個捧茶，一個端著攢盒，中間碧藕一碟，外列八格，俱是乾果，諸如黃精、銀杏、榛仁、鬆瓢等物，老者說：「好！這也是緣。」便進茶遞賈茂，又把各樣乾果相讓。賈茂備嘗諸品，不類尋常滋味。漸覺腹中全無饑意。那老者忽將包勇叫到跟前，說道：「你是義僕，可吃一片碧藕。」又把鬆瓢用紙包了十數個說：「你可給焙茗帶去，我與他亦有前緣，不可遺忘。」

包勇吃了這片藕，轉覺身輕神健，連忙接了鬆瓢，磕個頭，謝那老者。謝畢，站起來向賈茂道：「少老爺該回船了，怕船中人佇望。」賈茂戀著二位老者，不肯告辭。轉是那老者說：「這甚是了！再若流連，轉違天數。彼此便不妥了。」

賈茂遂作禮相辭。那前遇的老者道：「前途無物可贈，我送一篷風罷。」後遇老者亦道：「我送三里霧，以作別驢，何如？」賈茂重又謝了。二老者各予一塊信香，急則焚之。賈茂收起，離卻洞門，到長鬆下帶著眾人找回船去。

一霎時，洞與茅屋寂然無影，眾人才知遇仙？認定標旗，尋著來船。水手搭起扶手，賈茂進了艙。羅副使道：「怎麼大人一遊，就待了這十幾天才回來？定有奇遇。我著人尋了兩遍，杳無蹤跡。可在何處待此許久？」賈茂道：「弟覺不過半日，何至如此之久？這真奇了。」便將二位老者及見海屋的事說了一遍。羅副使聽了，深悔自己也該同去才是。包勇把帶來鬆瓢遞與葉忠。原來葉忠被海浪顛的頭暈作嘔，正在沉吟。接過鬆瓢，吃了四五個，立刻心寧眼淨，神氣陡發，即便好了。因把那餘下的鬆仁，珍重藏起。

賈茂未上船時，風浪仍自不息。少待即轉了風，老闆說：「好了，這就可開船了。」因叫眾水手整理篷桅，就要解纜。果然波平浪靜，微微東風。掛起飽帆，解了篋纜，將船仍放至中洋。乘著風，就如箭而去。鬥盤的那個鳥仍來飛鳴不止。

轉睫間浪緊風恬，行去已千餘里矣。

包勇白吃碧藕後，到船上不大饑渴，偶坐船後，與老闆閒眺，忽見一魚，身長數十丈，首有二大孔，噴水上出，勢若懸河。異而問之。老闆雲：「此名把勒亞，可用盛酒巨木擲投之。」包勇如其言，魚果連吞數甕，俯首而逝。忽海面又來一魚，嘴長丈許，如鋸，猛而多力。與把勒亞相遇而戰，海水皆紅。老闆避而過焉。包勇問其名，對之曰：「此劍魚也。不可近。」

彼時船中水短，通事深以為憂。忽見一山浮於水面，船離不遠。老闆喜曰：「此梅花嶼也，離閩地不遠矣。可泊船取水。再越二潮，西則福建五虎門，東則廣東。」遂將船在梅花嶼下滿載井水。時值南風，把船又駛入大洋，直奔專門行去。遠見天際，忽插奇峰。老闆曰：「此浙江之定海，北是普陀，西是九山也。」

舟中無不大喜。

驀見賊船四隻，揚帆從東北來，不過數里。守備陸祥昌、魏文耀便要用炮相拒。通事鄭必振道：「且慢！可稟明賈、羅二位大人，再辦不遲。」遂急進艙，稟了賈茂、羅廷倫。賈茂說：「不須用炮。」便叫包勇，可把信香焚了，自有奇驗。賈茂見焚了香，向空作禮。那賊船已相離不遠，只見海波上起了一陣風，將那四隻賊船迎頭吹轉。賊船上把舵不定，一鍾茶時，就吹的蹤影不見。

這晚傍九山下迤邐前進，入夜，遠見山上隱有火光。山下船桅如林，桅上皆掛號燈。正遇長潮，船不敢進。乘著風繞過山去。天已漸曉，迎面又來了數隻賊船。老闆說：「不好！將軍當急防之。」一言未畢，忽天際一片霧，橫拖海面，白茫茫垂蔽海船。

有頃，復霽。天已近午，賊帆滅跡，去九山不知多少水程了。

眾人大悅，犒賞舟人，揚滿篷自在馳去。日色清明，環海之外有一嶼，曰珠墩。賈人往往泊舟其下以取水，即古珠崖也。遠望高、欽、廉三州，隱隱如見。

賈茂站在艙口，見離廣州計程可到，心中一喜。

猛見一隻海船，從西向北破浪衝風，頃刻掠自己座船駛去。

鄭通事恐是賊船，只聽得船上老闆說道：「這不是暹羅國的進表船麼？為何從福建這條海路來？」賈茂便叫鳴號展旗。那只船忽然把篷落了幾扇，向一個小山嘴上，將船靠住。賈茂便吩咐亦把船攏去。到了跟前一看，何嘗不是？鄭通事便用他國的話去問，只見他艙內走出他的通事來，彼此相見，皆認得的。將船幫在一處，均各歡喜。他大臣便過賈茂船來請安，賈茂、羅廷倫接人。坐定，喝過茶，便問失散後的原因，並問從閩地來，想是被風刮到福建，才轉舵的。那通事道：「自出大洋，遇風，壞了篷桅。仍吹

回華封去，住了十數天，將桅修好。風色才順。走了幾天，忽遇賊船，被我船上過山火器打壞，才得北上。就錯了路，偏右向福建行去。將近五虎門，船上家長始認出來。又值東風大作，避了數日。

今遇西南風，才往粵門而來。不意在此相值，這也邀天之幸了。」

賈茂聽了，深以為奇。不多時，大臣辭去。二使臣到船回拜，鄭通事也將仙人島的事說了一遍。那大臣以手加額而慶，便在山角下吃了飯，仍將船放入中流。

過了分水洋，又見群魚唼呷旋繞，宛如去時光景。

又行了兩程，煙霧中像似粵門。轉了個山嘴，忽聽一聲大炮，海面戰船如蟻，兩陣對圓，槍聲不絕。正值水師合操，提督請制台閱看。賈茂便叫泊了船，邀出暹羅使臣及通事，一同看演水操。遠遠見將台上紅旗一展，兩下船忽變成一座長蛇陣勢，首尾迴環，中間槍如爆豆。嚇得使臣面目更色。正響得緊急，又見一面青旗一展，兩處船皆向嶼後作轉，條皆不見。彼使臣看得呆了。又聽一聲炮響，從將台後出來一隊戰船，飛臨海面。只見紅旗一展，那船便一字擺開，船頭站有百十餘人，手執短刀，身穿皮襖。忽聽一陣鼓聲，這些人皆咕噠一響，跳在水內，露出半截身子，平行海面，彼此相敵。約有頓飯時，又見青旗一展，這些人皆鑽入水內，伏而不見。那通事說：「這人能在水中待幾日？」鄭必振道：「個把月不相干，此名水獸，在水底步履如飛，善能鑿人船底，易致沉覆。」那大臣聽了，吃驚不已。一轉眼，這些船就不見了。又聽一聲炮響，來了一隻柴船，在海中間，自然住了。突然四面飛到了二三十號戰船，船上皆弓箭手，排班站住。紅旗一展，箭似飛蝗，向柴船射去，連一隻也沒落在水中。正射時，忽前面伏在水底這伙人，手執藤牌，從水底鑽出來。又聞一陣鼓聲，這船上的箭便如雨點樣，直向藤牌射去。那些人用藤牌護著身，拿短刀分著箭，就一跳，便向那船躍去。將台上一捧鑼鳴，箭手鑽下艙。驀然見一排鉤鏢槍手，從船後擁來，將藤牌手用鉤帶刺。相持正急，遠望青旗一展，那藤牌的人仍伏向水底，這船也一轉不知去向。將台上又聽一陣號響，金鼓齊作，忽海面上來一隻船，豎著一根大桅竿，約高三丈。船才站定，紅旗展動，仍是水底這伙人鑽出水來，跳上船，便向竿上倒爬。不一時，到了桅尖，一翻跟頭，跌下水去，絡繹不絕，各逞伎藝。把個使臣連，聲贊歎，心內欽服。仍是青旗一展，海面上這伙爬竿水兵，寂然不見。又操了九節連環大炮。鑼聲一陣，收了操。制軍起身回府。